我不會宣佈秘密的

文：老寿　畢：李家裕

「張先生，明後天再請過來。」「有空就來。」小張說。

此日，小張回家，薛媽抱着嬰兒出現在樓宇門口，但即消逝。「開特拉克」的喇叭在响，不久車自外面開入園中，車上駕坐着寶寶。車停她落下，小張趨前問道：

「一個人出去的？」

「兩人。」寶寶說：「送叔父進醫院。」

「沒事？」

「他感到不舒服，我打電話與醫生，醫生忙着，要我送『大華』。到醫院，兩小時後醫生才來，這時叔父也沒有什麼不妥了。醫生說：睡一夜，明天上午可以決定是否出院了。」

「其實，他與你都太緊張。」

「我上去了。」

張家兩個主人進晚膳時，駕有小張一個人飲酒，寶寶駕吃飯，問他最近會過筱胡蝶嗎，答道：

「今天起她在『高士滿』做茶舞，我也去叫她坐枱子。」

「承認你們上過床吧！」

小張默認了。這時女傭送湯來，寶寶喝了些湯即離座了。

此夕十二點半，小張蹓足到叔父房門外，推門，門已內扃，知道寶寶今夜不需要，而也可能是呷筱胡蝶的醋，當他轉身，發現薛媽站在浴室門口，却並不逃避，他奔前拉住她手，她道：

「我不會宣佈秘密的。」

「你可以到我房中去。」他說。

「不要。」

「那末……」小張拉着薛媽的手到她房中，他把房門扃上，注意那嬰兒，睡得很甜呢！他把薛媽推倒在床沿，自己站在床前對她道：

「我很喜歡你，你今天會……」

「快些走。」薛媽說。

「你不必怕。」

「我總提心吊胆。」

（二九四）

二八二：赤裸對鏡

之一。

雖然，兩次產後，文慧都很認眞地做運動，努力減少腹部脂肪，這些運動也有成效，但到底不能使她回復產前的窈窕體態。還能有什麼辦法呢？

再看看自己的臉孔，三十五歲了。雖已無少女的風采，但也還容光煥發，充其量是一個成熟的少婦，的確看不出是兩個孩子的母親呢！

這時，文慧心裡才寬慰點。

青春已離她而去，但文慧感覺到自己有的是成熟女性的風韻，「老」字還未和她沾上邊，這實在是值得慶幸的。

舒舒服服地洗了熱水澡，文慧走出浴室，看看梳粧枱上的枱鐘，已經是凌晨十二時五十分了——該睡了，明天要早起服侍兩個孩子上學，然後還得上班呢！

她在脹上了點晚霜，匆匆地熄燈上床。但躺在床上，却思緒活躍，睡意全無。

二九四：正一衰人

講完跳落床，整好衣裝，又曰：「依娃，你着好衫，送我出去。」

李太爲之氣結，怒曰：「你搞乜鬼唔！」

阿占曰：「忽然省起約了朋友。」

李太曰：「咁你走來我處做乜？」

阿占笑曰：「同你結緣囉，就咁簡單。」

李太曰：「你存心燃化我？」

阿占曰：「係咁先！下回分解。」

阿占講完，亦不等李太，自己開了房門出去，行到樓下，廳中大吊燈依然開着，只見工人，於是自己出花園，坐上車，開到鐵門邊，又落車，開了鐵門。

出到去，一於關人，飛車返到屋企。

蘇絲穿了睡袍，倚在沙發上睇電視。

阿占曰：「蘇絲，去消夜咯。」

蘇絲曰：「你不是飲飽食醉耶？」

阿占曰：「邊有呀，換衫喇！」

阿占與蘇絲消夜之時，又走去打個電話畀李太，曰：「我係阿占也，未瞓！」

李太怒曰：「你正一衰人呀！」

阿占曰：「爲乜話我衰？我鍾意你也！」

李太曰：「童話鍾意我？想撚化我？」

阿占曰：「依娃，我冇勇氣去佔有你！眞者也，我又約了一個朋友消夜，你聽到喇，此處都幾嘈喫！」

李太曰：「你就風流快活喇！你想點？搞到人不三不四！」

第四回：羅漢升天

王仁則向少林寺發兵的消息傳到鄭王王世充那裡時，他暴跳三尺，咬牙嚼舌，忍不住叫出聲來：「莽夫！」

王世充生性多疑，因此帳下文武要職，不是內親就是內戚。正因如此，壞事又往往壞在這上面；粗帶風流來奇且因循苟習，造成聲紀散漫，那些貴馬樹，肆意妄爲，有時連鄭王下達的命令，也公然陽奉陰違。王仁則是王世充的親姪子，因屢立戰功，驕橫拔扈，往往獨斷獨行，道德性敎王世充既愛又惱。

王世充擁兵東都，自翻「纔橫江山」，靠的是「洛陽四塞」天險，他不輕易主動出擊，自有他的謀畧。今王仁則膠然出兵，一定打亂他的戰策佈署。他情急之下，即命飛馬追趕王仁則，敎令回師。三道急令接踵而來，王仁則豈能當它是耳邊風？心裡暗暗思量：

「將在外，軍令有所不從！待我盡平了少林寺，班師回朝，鄭王他自有不同的看法，說不定還要給我賞酒論功呢！」

王仁則是求勝心切了。此時此際，任何說話都不能令他回心。他這個德性，鄭王清楚得很，當第四道急令傳達時，也不再提回師，只提醒它在軒轅關上，小心埋伏。

王仁則領着五百精騎飛馳到大鵬嶺，稍事休整，便命王武率十餘騎前頭刺探。越過大鵬嶺，繞過十八盒，就算進入了軒轅關，過得這個關頭，太平便通行無阻。王武步步爲營探索前進。

驟然間，天上風雲突變，山地風沙驟起，山巔駱駝裡，隱隱突見樹木迎風幌動。王武心忖，這一趟遭遇可跟上回不同，那怕他眞有伏兵，如何能抵擋鄭軍的五百精騎，於是他放心前進，並着人回稟王仁則，前路暢通無阻，可以揮兵直闖軒轅關。王仁則大喜人馬冒着風沙，跨越大鵬嶺，心裡發笑：「什麼玄甲兵！鬼影又沒有！」

驟然軒轅關上敎出一尨玄衣玄甲的兵馬，王仁則失聲驚呼：

「呀，中路敎出程咬金！」（二二〇）

二九四：水滑濕溫凝脂盈握

曼麗在爲松上擦大腿時，松上聞到曼麗的女兒香，再離她的朝天雙峰不到三寸，他雖盡量假想悲慘凉的事，也止不住他的「小弟弟」勃然暗中暴怒，不料松上讓珮姬在五尺之外，也是一樣。所幸松上若聰明，手扶住珮姬手臂道：「天冷，我們還是全身浸入湯中吧？」珮姬說：「好，我也想熱一熱。」說着時，一下仰倒下水，倒嚇了阿雄一跳——「我們曼谷人，每個三歲的孩子，都習水性，平常一天出入都必須冲一次水！」但松上早已挨在身邊，怕她跌下去喝了一口咸鹹湯，這一來，引得不適的曼麗兩個咭咭大笑。阿雄也笑笑說：

「果兒納沙伊！」（請原諒！）——「朋友麼，有什麼原諒的，你怕我落下池底！」

上岸回到大房間中，分途入洗手間抹身。曼麗換了恤衫和裙，房中有熱油汀爐，出外才須披毛衣大褸。阿雄在用電朴煲水，冲了四杯咖啡——「冬泳後熱咖啡有益。」珮姬用泰語在洗手間已經同曼麗說到「日本男女討厭就在一點小事，也多體——體多人不怪！」

「作了情人就不會了，夫妻私下就更不會體體體了！」曼麗再告訴珮姬：「小松上，在水中捏我的耳朵，說有個秘密告訴我……，他指指身體說，我的小弟，要我求你一件事，你不見怪吧？我呆住了，問他幾時你小弟跟來了？別亂說！你猜他怎麼回答？他輕輕捏住我的手，放進溫泉水中說——這不是小弟麼？嚇得我縮手不迭！眞嚇人！」

「他這麼大胆？豈有此理！」珮姬氣起來，曼麗却笑道：「我答覆了他：如果我不是泰姐季軍，你仍然有這意思麼？他說他可以用切腹小刀，將心剜出來給我。……」

珮姬已明白曼麗眞愛上了這個健壯的棒球明星，不覺引起了自己的心事。

他們飲完咖啡便結束黑岩溫湯小遊，乘車再花三十五分鐘返東京。阿雄在車上宣布新的節目：「現在我們去參加泰國大酒店的雲雀餐舞會，每月最後體拜六，是大女優美空雲雀生前博下來的，目的在爲男女良緣機會，我們是會員，爲你兩位介紹東京影視界朋友，每週輪銷第一男女歌星必定到。曼麗，你兩位須獻歌一次！」——「好在珮姬同我都是曼谷得過學生獎的……。」

當一行四人立即動身前往，挽臂到來時，只見一座奇大的室內花樹的大堂，男女先到者一齊鼓掌歡迎，原來這是松上早安排好的。一進場就樂音開始，全體跳起舞來，而且是跳西班牙的「熱火山」名曲「鬆情就是火山的熱流……。」

一七九：素芬致電獻民

素菲想了想，覺得事情嚴重，說：「對，我明天早起便回家，把事情告訴奶奶。」

吃罷晚飯，素芬觀姊姊進浴室洗澡後，她回到自己的睡房，關門，以手提無線電話機跟石頭灣的獻民通電話。

她說：「獻民哥，素菲姊沒回家去，她在這裡過夜。」

獻民在那邊說：「她怎麼樣？」

她說：「看來，她眞的很後悔，說如你仍活着，她拚掉一條命，也要爲你報仇，補償她的愚蠢！」

「報仇？她要爲我怎樣報仇？」

「她沒有說明，但她在吃晚飯時，講了她和親家奶奶現在是打成一片，兩個同病相憐的女人，她們現時是旬安痛悔。」

「你們沒有把我還活着的事告訴她吧？」

「沒有！」素芬說：「但姊姊講了親家奶奶聽她說到懷疑你沒有死，很高興，就要設法尋找……你媽媽一直保管船廠的股份，她說她在六十歲時，把它們交給你！現在——」

「我還是十三四歲少年時，她便向我這樣說，她是一心把外祖父的家業交給我！」

「知道你仍活着，她大概要把股份交給你。」素芬說。

「那麼，我們的第二步計劃——你和媽媽去下家，設法讓我再以鬼電話嚇我媽媽，可以又實行了！」

「我以後該怎麼做？」

「設法讓素菲把我媽媽拉到石頭灣來，比方要她來祭祭我的石頭墳墓。」

「這個我成。」

「一定要我媽不讓下家人知道。」

「我會對姊姊說。」

「你可以用快艇帶她們來。」

「不曉得老人家會不會暈浪？」

「如我媽不能搭快艇，你設法去卜公碼頭租一艘遊艇，那裡有得出租，千萬別讓她們動用船廠的遊艇。」

二九四：提出一些問題

「第一個問題是，娜塔莎，你願意和阿速沙結婚嗎？」巴耶夫朗聲問女兒。

「爸爸，」娜塔莎含羞地低下頭，「您這樣問，彷彿是在結婚禮上証婚人提問似的，我們還沒有結婚，要回答是多麼難爲情呢。」

「爸爸，我、我不依！」

「乖女兒，怕什麼？」巴耶夫忍不住也笑起來，「有什麼難爲情的？唔，你不好意思回答，用搖頭或點頭來代替吧。」

「這——」娜塔莎抬頭望望爸爸，馬上點點頭，但很快又低下頭去，害臊極了。

「噢，我已看到了，我已看到了，很好，很好！」巴耶夫哈哈大笑起來，扭頭問王家山，「阿速沙，噢，你看到了沒有？」

王家山含笑地點點頭。

「那麼，我們像在開支部會議，通過了，通過了。」巴耶夫打趣地說，「娜塔莎，我的乖女兒，第一個問題通過了——噢，我也同意了。現在提出第二個問題，這問題比較難回答的，你要有充分的思想準備才好。」

「是的，爸爸。」女兒馬上答。

「這個問題是，如果領導上不同意你們結婚，那麼你們怎麼辦？是放棄了，還是據理力爭呢？這可是嚴肅的問題呢。」巴耶夫說完，咖上烟斗，一臉嚴肅的神色。

十八：東小腰肢挺酥胸

於是，美兒找出一幅布，一條布帶，然後量度自己的腰圍尺碼，進行剪裁，然後開動衣車，把它車縫，在不到一個小時，就完成了腰封的製作，手藝十分高明。

想通了問題，造好了腰封，收好衣車，熄了燈，重新睡下。這一次，美兒很快就入睡了，連丈夫什麼時候回來也不知道。

天明後，美兒醒了過來，弄好了早餐給孩子及家姑吃，自己也吃過，便去買鈎扣，釘在腰封上。

美兒利用上廁所的機會，試穿起來，果然把腰部收窄了很多。

更令美兒高興的是，用腰封束小腰肢了腰肢，却使已暴呈下垂的一雙豪乳，也挺了起來。心想：青春還沒有完全消逝，美麗還有一部分保存了下來。

可是，當她從廁所出來，看到丈夫像一條死蛇一樣在上格床睡覺，她臉上的高興神色馬上又歛去了，想到自己即將去應召來維持這個家庭，不禁感到苦惱。

工廠旺的時候，丈夫賭得還沒有這麼厲害，現在工廠半停工，收入少了，他反而變成賭徒。

她對他已經完全失去了信心。

於是，她提早開始煮飯，並對家姑說：

「我要早些吃飯，吃了飯，去找工做，可能要夜些才回來。」

二九四：一些問題

吳老師入內才詢問，校長未答話，老師坐下，對她說：「這兩位是警校生活情況。」

吳老師說：「在你未談及她發生什麼事之前，我先作表白，蘇絲是班中最優秀學生，功課最好，成爲班長，嚴正處事，勇於助人，年年成績，位列前茅，操行永遠是甲等，我得聲明，我不是包庇學生做壞事，而是以事論事。今天，我對此事畧知一二之後，我會向同學問卷，向其他老師問卷，得出的結論，一致認爲蘇絲是個好學生。因此，我個人估計，蘇絲不會是你們懷疑的壞分子。」

蘇絲的父親也說她是個孝順女。

校長辦公桌邊有一椅，校長請吳老師坐下，對她說：「這兩位是警校生活情況。」

吳老師說：「在你未談及她發生什麼事之前，我先作表白，蘇絲是班中最優秀學生，功課最好，成爲班長，嚴正處事，勇於助人，年年成績，位列前茅，操行永遠是甲等，我得聲明，我不是包庇學生做壞事，而是以事論事。今天，我對此事畧知一二之後，我會向同學問卷，向其他老師問卷，得出的結論，一致認爲蘇絲是個好學生。因此，我個人估計，蘇絲不會是你們懷疑的壞分子。」

蘇絲的父親也說她是個孝順女。

吳老師入內才詢問，校長未答話，蘇絲已自椅上微微起來，身體向下一滑，雙膝下跪道：「吳老師，我知錯了，我願改過。」她流下淚來。

她身旁一男一女，見到她有行動時，還想制止，見她下跪而言又流淚，才停止了他們的阻止行動。

吳老師道：「蘇絲，不要衝動，你起來，慢慢說。」

蘇絲哭着道：「我知錯了，不要開除我。你向校長求情。」

吳老師道：「發生了什麼事，我還未知道，你先起來坐下。」「兩位是……」

「我們是警探。」

吳老師道：「蘇絲，不要衝動，你起來，慢慢說。」

蘇絲哭着道：「我知錯了，不要開除我。你向校長求情。」

吳老師道：「發生了什麼事，我還未知道，你先起來坐下。」「兩位是……」

「我們是警探。」

吳老師入內才詢問，校長未答話，蘇絲已自椅上微微起來，身體向下一滑，雙膝下跪道：「吳老師，我知錯了，我願改過。」她流下淚來。

她身旁一男一女，見到她有行動時，還想制止，見她下跪而言又流淚，才停止了他們的阻止行動。

吳老師道：「蘇絲，不要衝動，你起來，慢慢說。」

蘇絲哭着道：「我知錯了，不要開除我。你向校長求情。」

吳老師道：「發生了什麼事，我還未知道，你先起來坐下。」「兩位是……」

「我們是警探。」